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庚寅遼遣僧惠鑑加檢校太尉

宋紀五十一

起上章攝提格正月盡重光單闕五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二年

遼重熙十九年

春正月庚寅遼遣僧惠鑑加檢校太尉

庚子遼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達和克

舊作敵魯古今

改

爲漆水郡王其所屬將校及準布等部長各進爵有

差以蕭惠子慈氏努

舊作慈氏奴今改

戰歿釋惠喪師之罪贈

慈氏努平章事

辛丑遼遣使問罪於夏

壬寅遼主

如魚兒濼 癸卯以歲饑罷上元觀燈 壬子命翰林
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
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問自康定元年陝西
募人入中竝過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
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卽止及慶曆
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
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
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
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
一而竝過芻粟皆有虛數騰躍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

蓄買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
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
定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于鹽而
竝鴻入中元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人芻粟直錢十萬
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
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二月甲申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
備軍賞 丁亥夏將攻遼金肅城遼南面林牙杲嘉努

舊作高家 等擊破之斬首萬餘級 三月戊子朔詔罷

奴今改 今年冬至親祀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先

是宋庠議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
避因請季秋大享于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
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況明道初
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尙於郊壇寓祭已
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 甲

午遣官祈雨 戊戌詔羣臣毋得上尊號 遣殿前都

點檢蕭迪里特舊作迭里與夏人戰於三角川敗之

己亥詔祀明堂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

庚子遣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 癸

卯遣遣西南招討使蕭蒲努等帥師伐夏甲辰遣同知

北院樞密使蕭革案軍邊城以爲聲援 詔宗室子生
四歲者官爲給食初詔五歲始給會知太宗正事允讓
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己酉以翰林學士趙鼎
爲遼國信使遼主駐息難淀嘗因會獵令槩賦信誓如
山河詩詩成侑以玉杯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
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享
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齊或自新之義又
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
月二十七日也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 知府
州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 夏四月甲子

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 乙丑丙出手詔言
明堂之禮前代竝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
上帝已爲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合祭天地祖宗
竝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
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
制宜合祭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竝配而五帝神州亦
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文彥博曰禮
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
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曷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
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圜丘之位陟降爲勞請命

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禮官議從祀神位未
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於左
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地內外者列于堂東西廡及後廡
以象壇地之制仍先繪圖以聞 遼主如魚兒渌 戊

辰降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爲龍圖閣學士知
蔡州先是醫家子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廷
有娠而出生青都市販觀明逸捕得青入府說明逸曰
明逸安得起明逸爲起坐既而以爲狂送汝州編管
推官韓絳言青雷外將或取翰林學士趙鼎言青言不
妄不當流若詐當誅卽詔梟與知諫院包拯追青篤治

真宗皇帝本紀卷之二十一 一

蓋其母王氏嘗執役禁中出嫁民冷緒始生女後生青
青漂泊廬山數為人言已實帝子浮屠全大道挾之入
京師欲自言闕下獄具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
無威望故及於貶絳儻之子也按李蕙曰實錄云青
與其黨高繼安皆處死
據明逸傳乃云浮屠全大道不知孰是案何刻包拯奏
議竝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停軍人先因罪決配鼎
州尋初入京託病放停專以幻術
結交權貴恐繼安卽全大道也
甲申高麗貢於遼

五月己丑遼主如涼陘癸巳遼蕭蒲努等入夏境不
見敵縱掠而還 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封

兖州尼邱山神曰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使
臣自與遼通好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沿路

州軍困於須索諫官包拯吳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二番而頓置什物竝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眾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

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或以三十一爲一虞或以十六爲一虞或以二十四爲一虞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聲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濶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于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至它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閒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絲竹等諸器

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初意求
法且當如舊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
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遼主謁慶陵 丁

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庚午遼主謁大安殿壬申遼以將策進士命醫卜屠
販奴隸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亾者不得應舉 丙子諫

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

攷異李燾云實錄作知諫院包
拯陳旭吳奎案陳吳此時實爲

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
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

三司使張堯佐凡庸

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自任用以來萬口交譏陛下
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而稔成危機乎實爲

陛下痛之拯又言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
事權況不才者乎伏見祖宗以來當帑庫豐盈用度充
足之際尙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輩用之其餘亦盡
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豈可專任此人伏望特出宸
斷授以它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 辛巳以屯田
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子也嘗召試
館職不就於是帝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遼主策進士於金鑿殿 是月帝講書邇英閣因問
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寬閒之地者今閩蜀地狹其民亦
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舉行耳太宗

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太宗又徙雲應寰朔之民于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儉今富于其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重遷若地利既盡要無可戀之理今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戶才有田三十五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則轉死溝壑誠可矜惻臣以爲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計口給田復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帝納其言乃詔京西轉運司曉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秋七月丁亥贈美人尙氏爲婉儀壬辰遣主駐括里蒲益癸巳遣以皇子燕趙國王洪基領北南樞密院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人見於臥
內擢其次子珣爲閣門使以所居第賜之并日給官舍
餼錢五千用和緣帝舅起民間位將相而能闔門謝客
推遠權勢帝以章懿太后不逮養故寵外家逾等及卒
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特輟視朝五日
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賢之碑及其
妻卒亦輟朝成服 戊戌遼錄四 戊申遼以左伊達
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唐括舊作唐古今改爲北院樞密副使 壬
子遼主獵於侯里吉 八月己未以侍御史知雜事何
鄰爲直龍圖閣知漢州鄰以母老請外故也將行上疏

言三可使張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它故然驟被
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踰年
若大享訖事眾議謂陛下以酬勞爲名必當進用兩府
果如眾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用堯佐而黜
言者則累德用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
躬傷恩則怨起近戚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
李用和可也 乙丑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進
建昌軍草澤李觀所撰明堂圖義詔述兩制看詳稱其
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觀嘗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
以教授自資學者嘗數十百人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

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服之義 丁
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
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帝以四時迎氣不可
輟故罷祭神州地祇 九月辛卯詔明堂禮畢竝以襲
衣金帛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
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
衍太子少傅致仕任布陪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
仍於都亭驛錫慶院優備供帳兒杖待其至衍手疏以
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竝遣中使齋賜醫藥 庚子
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詔祀畢藏於宗

正寺 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主耶律達和克遣六

院軍將諸里

舊作游里今改

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於遼始議

通使

攷異遼史夏國傳不載此事今從本紀

時積雨彌旬帝請禱禁中

甲辰齋於文德殿天霽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
辛亥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眞宗配大赦文武
職官及分司致仕者竝特與轉資內臣入仕及十年亦
與遷改不爲永例 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
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帝謂輔臣曰
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
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禁止示信天下輔臣對曰

陛下躬行大祀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天下幸甚然
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別爲手詔與赦同降先是屯
田員外郎知常州廬陵彭思永入爲侍御史極論內降
之弊以爲斜封非盛世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
赦書語百官皆遷官者思永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
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
闈被寵參知政事缺員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求爲
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俟命出思永曰寧
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奏陛
下覃此繆恩豈爲孤寒獨以堯佐守忠故取悅眾人耳

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也疏入帝震怒詔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事有非實朝廷當含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何必窮究主名中丞郭勸亦言思永安濫罪帝悟不復致詰思永安尋罷侍

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格異

長編引郭勸傳云祀明堂將加中外官勸就齊次率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思永安傳乃云思永安獨奏或是思永安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論羣臣不當加官也今兩存之入內都知麥允言

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後不得爲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孔子謂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今允

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縣纓不亦大乎陛下欲寵秩其人適足增其罪累耳光池之子也 冬十月丙辰宰相文彥博以下進官有差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啟之何也彥博不聽 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庚午遼主還上京 辛未詔文彥博宋庠高若訥王洙編修入享明堂記 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于遼乞依舊稱藩遼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壬申遼釋臨潢府徒役甲戌遼

主如中會川 乙亥宴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于錫慶

院 是月美人楊氏爲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

至是復進位號 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發遣念書

童子赴闕

發異率長編是年十二月卽有賜念書童子

申奏赴闕故仍賜出身

此後更不得申奏也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

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言者

以爲罇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

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郭勸知

諫院包拯放天下欠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

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帝嘗謂執政曰發

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去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 戊戌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爲翰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眾御史求對論羣臣不當遷官不許又上疏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前老求解臺任許之 召知益州田況權御史中丞益州守臣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爲威雖小罪輒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在蜀逾二年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變之以比張詠 庚戌遼錄囚壬子遼以南府宰相韓知白樞密副使楊績

擅給進士堂帖出知白爲武定軍節度使績爲長寧軍節度使 是月詔觀祭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禮許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

閏月乙卯遼漢王特布

舊作貼不今改

爲中京畱守

丙辰

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調民稅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沿邊尤被其害帝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內府錢帛以助之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張觀卒贈吏部尙書謚文孝觀初爲祕書郎其父居業從事坊州因上言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

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
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
適共意觀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
喪哀毀過人旣練而卒 己未以三司使戶部侍郎張
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以資政殿
學士尙書左丞王舉正兼御史中丞改命田況權三司
使是日詔后妃之家無得除二府職位庚申又加堯佐
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
甫太常寺太祝及甫竝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是夜

秀州地震有聲如雷

發異宋史作丙寅今從長編

癸亥知諫院包

拯等言陛下卽位廬三十年未有失德乃五六年閒超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爲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諠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官之過此豈憂君之心哉伏望斷以大義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能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或迤

遯遐避動經旬決則堯佐之命必遂行論諫弗及矣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當其疏曰近者臺諫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寵轉踰于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晉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息中外之議不報戊辰朝遯舉正畱百官班廷諍復帥殿中侍御史益都張擇行江陵唐介及

諫官包拯陳旭吳奎于帝前極言且于殿廡切責宰相

帝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

發異長編引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

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

奪堯佐二使所稱七人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

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兌實爲知雜

御史而兌本傳不載兌嘗有言當攷又張耒明道雜志

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

臺上殿爭之仁宗初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乎節

度使麤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眾人後

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初曾爲之恐非麤官上

竦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案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爲

中丞唐介實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而張堯臣卒除節度

使初除又不嘉祐間已已詔近者臺諫官累乞罷張

耒所志差誤今不取

堯佐三司使又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官

爵于體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

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于喧譁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竝先申中書取旨時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仍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

按堯佐燾曰中書取戒厲據梁適本傳及王珪所作

適墓誌今正史竝改作誠論雖稍文然恐夫事實今特存本語

辛未遼以同知北院

樞密使蕭革爲南院樞密使以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知

北院樞密使事封宋王 十二月甲申朔詔班三品以

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請令諸臣建立家廟下兩制
與禮官詳定審度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
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
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署院事見任前任同宣
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
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世降一等死卽不得作主
祔廟別祭于寢自當立廟者卽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
計廟寢祭祭竝以世數親疏遞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
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眾子立而嫡長
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卽不傳其子而傳

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眾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夏兩赦有詣闕告訐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赦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錫眞州人也 丁亥遼北府宰相趙王蕭孝友出爲

東京留守 庚戌遼韓國王蕭惠請老詔賜肩輿入朝
策杖上殿再辭乃許之徙封魏王詔冬夏赴行在參決
疑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遼主嘗使其恣取珍物惠曰
臣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闕乏陛下
猶有所賜貧於臣者何以待之遼主以爲然故爲將雖
數敗衄不之罪也 壬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上表於遼
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 是歲準布數貢於遼 夏改

元天祐垂聖

三年

遼重熙二十年

春正月丙子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

州竝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

爲兩路揚州爲東路廬州爲西路 戊戌遼主如混同

江致異李鏡云是月癸丑朔不當有戊戌日恐遼史有誤因無它書可證姑仍之 二月壬午

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

固辭 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西夏索党

項叛戶 丙戌文彥博等進明堂大享記二十卷紀要

二卷帝爲之序鏤版以賜近臣 己丑詔徐宿泗耀江

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

古尺律者上之 遼主如蒼耳濼 己亥詔三司河北

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 甲辰吐蕃貢於遼 丙午涇

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陳圖初安期選弓箭手萬

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閱
技藝精彊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旣圖上陳法乃降詔
獎諭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
張彥方遊出知亳州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
客也受富民金爲僞告敕事敗繫開封府獄語連越國
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
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
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旭權倖切齒於樞先是御史
中丞王舉正畱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不當樞獨
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畱班舉正

告之故樞曰用此畱樞可也至是蓋累月執政白以爲
罪黜監衡州稅樞杞之弟也初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
賈負息本錢因盡抱券書至庭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
沆止爲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
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爲言帝問之沆對胡
氏夫七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交貴官與公
卿子弟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耳帝然其言
左正言賈黯自以少年遭遇果于言事首論韓琦富弼
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黯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
恐白此貴幸近習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

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迹既疏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采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廣開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員隨入時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帝前不旬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全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三月壬子朔遼主如黑水 乙卯命知亳州朱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爲集英殿修撰 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又言

庠間有劾章卽求選免表既再上乃不待荅復入視事
庚申罷爲刑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劉沆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
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
帝不聽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
象及生熟金銀詔卻之 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主太
宗第八女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主獨無所取
太宗尤所鍾愛下嫁李遵勗時遵勗父繼昌亾恙主因
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問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以
爲壽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

錯羅巾緇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它日固命之然
誕節稱壽猶以髮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
語祖宗舊事以諷居遵助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
御華麗嘗宴禁中帝親爲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
此久矣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其視
它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潛內侍挾太醫診視禳禱無
不至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
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向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
亦悲痛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太主柰何
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

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曰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
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澹自若嘗
戒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
吾歿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
乃易服奠哭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詔乾元節罷
樂宰臣固請乃已御製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
碑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民流相屬吏不加卹而乃飭
厨傳交賂使客以取虛名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
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
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近

日光祿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竝以年
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
早以臣前奏施行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竝令御史臺以時案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
以爲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
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
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
行宿言 辛丑以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爲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夷簡子也在職踰年通御河漕粟
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會京東以

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調冗賦及
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帝以爲能故
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干求薦引
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帝謂輔臣曰古之君子

貴夫幾諫今則務許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

發異李壽

云上以公弼爲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案皇祐二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三年四月遂除都漕在部才

一年餘爾

以刑部郎中知制誥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公亮

自爲集賢校理卽預經筵凡十餘年帝每厚遇之及遷
學士管勾三班三班吏叢猥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
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

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事東手無能爲後至者
皆以爲法 五月庚戌朔以恩冀等州旱詔長火決繫
獄 癸丑遼蕭友括自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
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
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己巳
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
之 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
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
逸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
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遐靜特遷兩浙

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竝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好古嗜學安于退靜竝乞特賜甄擢詔賜環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竝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 壬申初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劉湜判官邵飾領之 丙戌遼以所獲夏國主嫡母及前後所俘獲夏人安置蘇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明道元年都督都察院都御史魏瓘劾湖廣等處地方官孫繼祖等罪狀都督孫

宋紀五十二

起重光單閏六月盡元默
執徐八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三年

遼重熙
二十年

六月丁亥無爲軍獻芝艸三百五十

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艸木蟲魚之異
焉足尙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
間 戊子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爲郡帝謂輔臣曰景宗
章惠太后之弟景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

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 丁酉諫官包拯言頃歲
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擯棄不
用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
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曾敘用未復職任者竝乞復
與甄擢或委之縣劇必有成效戊戌徙知越州楊紘爲
荆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先知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
點河北刑獄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賊愈
急所舉劾於貴勢無所避時盜販茶鹽者眾鼎一切杖
遣之監司屢以爲言鼎不爲變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
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爲限 癸丑詔

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
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
提點刑獄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則優加恩
禮不須用爲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
閑野之子也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邁上其行義故有是
賜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
巳從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議雅樂名大安 乙丑
帝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間者多矣中書未
嘗施行夫長吏者民之性命所繫宜擇其甚者罷之小
者易之文彥博等慚謝而退於是鄂州王開台州呂士

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鄞人沈起擅去官罪起因父疾請解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帝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除之 己巳知制誥宋城王洙直集賢院鄆城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誌五十卷 乙亥知秦州呂公綽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恐夏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氏科民采木不以貧富皆科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

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者苦之帝命三司取最下數
爲準比歲減十餘萬石 是月遼主如秋山 八月辛
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爲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
王素入對語及道輔帝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
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
獨定兵邀賞資出怨語幾欲謀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爲
不治且亂及至卽用軍制勒習察其尤無良者捽首斬
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廩威
信竝行又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陳指授偏將日月訓
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

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
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
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
大歉賑之活人數百萬詔書褒美 丙戌遣使安撫京
東淮南兩浙荆湖江南饑民 辛卯以張堯佐爲宣徽
南院使判河陽中丞王舉正言此授非當有損聖德不
報 乙未以知制誥王洙爲遼太后生辰使至鞞淀遼
使劉六符來伴宴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
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
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

身正言陛下濫賞堯佐乞卽黜臣不報知諫院包拯陳
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物議沸騰望檢會臣等
前後奏劄必賜施行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
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乙巳馮道會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帝謂
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儉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
其給還之 是月汴河絕流 九月賜李繼隆神道碑
額曰顯功 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
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

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新喻劉敞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可也光

疏再上敞疏三上詔夏謚文莊致異六一居士集王洙

夏謚文莊而於改謚文正事則略之今從長編又老學
菴筆記引宋子京祭竦文有云天與其正此偏私之議
論不足為據也竦為郡喜作條教立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治

軍尤嚴敢誅殺而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
邊羣聚剽劫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

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
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

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眾所在陰閒僚

屬使相猜阻以鈞致其事過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
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
工于詩大臣屢薦堯臣宐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
命 丙子改太子太師王溥謚文獻爲文康司空致仕
章得象謚文憲爲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馬
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謚爲文忠者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亾不王安得忠乃謚文康
丁丑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
坐侍于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
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因有是

詔遂爲制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
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倉門乃國家
糧儲出入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是月遼更定條制遼主駐中會川 冬十月己卯朔詔
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陝
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
司李徽之又言不復乃下其事三司驛召詳令與徽之
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爲是故有是詔 遼括諸
道軍籍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
當死帝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

然細民無知終緣于饑耳遂貸之又曰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爲政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乙未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初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姦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旣得侍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言宜奪禁職以戒懷姦隱慝之臣故有是命 丁酉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

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爲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帝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于是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閒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官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向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

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臣見彥博自獨專大政凡
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三司開封諫官
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偕助聲
勢欲威福出于已使人不敢議其惡乞斥罷彥博以富
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帝怒卻其奏不視
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
敢辭貶竄帝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它事乃可
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
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面質之曰彥博宜自省
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樞密副使梁

適此介下殿帝令送御史臺劾介彥博再拜言臺官言
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卽殿廡草制而
責之時帝怒不測羣臣莫敢諫右正言蔡襄獨進言介
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已亥中丞王舉正復
上疏言責介太重帝亦中悔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
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無
令道死知制誥胡宿言唐介改貶英州聞專差中使押
之貶所竊尋歸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制一旦介若因
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將使朝
廷負謫于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于貶所亦不

可著爲後法伏望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
舊亦言陛下憂介故遣中使護送卽不幸介以疾死天
下後世能無以般疑乎帝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介
直聲問天下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吏

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致異長編云或言張堯
益州貴妃有力焉因令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
帝驚顧曰何從得此如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
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帝悅自是意
屬彥博及爲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帝甚憂之語
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如密令
人語彥博翼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帝大喜彥博至
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鑄以
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事淡詆彥博雖坐遠貶
彥博亦出然事之有無卒莫得而辨也案長編所言皆
采碧雲駮之說恐未確今不取邵氏見聞錄云仁宗嘗
賈資台通監 卷五十二

幸貴妃閑見定州紅氍毹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
所獻爲對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
碎之妃媿謝良久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
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
此獻上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以對上失禮遠責
彥博亦出守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遺
如彥博不知也
今据宋史書之

以樞密使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參知政事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丑以樞密副

使給事中梁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王堯

臣爲樞密副使 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包

拯奏乞畱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

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帝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直淳厚通世務

明治體者以革淨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
舉臺官必以帝語載敕中 十一月辛亥詔以漳泉州
興化軍自五代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自今
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
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
八升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八合爲定制初龐籍爲福
建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及籍爲
宰相遂行之 甲子遼命東京畱守司總領戶部內省
事丁卯遼罷中丞記錄職官過犯令承旨總之 乙亥
帝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

數額爲能雖名和糴實抑配耳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詔免災傷人戶所輸鹽米 先是河北饑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庚辰翰林天文院新作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畱中不出 乙酉遼以太后行再生禮肆赦 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心欲籍其名目以輕重爲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從之 戊戌以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命育兼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優郡帝謂近臣曰育剛正可用

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不
半歲又徙汝州先是包拯請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
使令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爲辦
集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祥使專其事己亥以祥爲
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
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課遷官其有功于國有
惠于民當加賞者勿拘 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
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
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
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

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
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
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鍾也且漢志一爲
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
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當中黍盡得九十分爲
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
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
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
四釐六豪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
百黍于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

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要以
古器參攷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于修制所依庶
說造律尺籥上之帝召輔臣同觀又令庶自陳其法因
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是時胡瑗等制樂已
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于執政曰今律之與尺
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
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于史以爲後世惑乎
易曉而必合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
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
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執政不聽

四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

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爲全州

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遼主如混同江 王堯臣王

守忠陳旭等校慶曆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

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

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有奇而所出也餘爲書七卷丙

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 庚申乾寧

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 丙寅聽吉州司理參軍

祝紳持兄服紳幼也父母養于兄嫂已嘗爲嫂服至是

又請解官持兄喪帝曰近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

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可聽之仍俟

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詔昨爲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亦慮言路或阻尋與除遷尙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鯁直以箴闕失。二月戊寅帝謂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調歲漕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耳宐約束之因詔昌言等遵前詔毋得輒有科率。庚辰以兵部郎中考城傅求爲戶部副使。攷異長編作傅永今從宋史慶歷末求自梓州路轉運使移陝西時關中用當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求獻策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貨以種糧錢令麥熟

納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求急檄州縣凡徵二百八十萬緡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者眾而盜鑄亦衰止所貸得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粟于邊而受錢于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河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求言本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畀之帝嗟賞白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稅輸于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王堯臣詳定課績上其事實賜詔褒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刑獄于是擢副三司

政異李燾曰傳求傳

云求獻策請變法既悉貸民大鐵錢遂下令以一折三民多破產失業而盜鑄亦止案變法在慶曆八年六月

乃用三司議或因求獻策亦不可知若謂求遂下令以
一折三則是求自擅作法罔民初非朝廷變法也朝廷
變法適與求貸民大鐵錢相先後蓋求益貸民大鐵錢
大錢雖折小錢而小錢十可改鑄大錢五且有餘卽
戩所云盜鑄獲利十之六也求前貸民大錢今但取小
錢又以小錢二折當十大錢一其名似優貸者其實陰
奪盜鑄之利也 癸未命御史中丞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宥

費 是月遼主如魚兒渌 三月丁未以知諫院包拯

爲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居數月徙爲高陽關路
安撫使因籍一路吏民積歲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之
丙辰調江南東西路民所貸種糧初希謂輔臣曰頃
江南歲饑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寢閣而轉運司督
索不已比問民貧不能盡償非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

達其謁之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下三司以助軍費
丙寅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陳無
敵流星弩可以備軍用詔弓弩院如樣置之尋以諮爲
鄜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旣成經略使
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車 以全州團練副使監
郴州稅唐介爲祕書丞 辛未詔雜買務自今凡宮禁
所市物皆給實直其非所闕者勿得市初帝謂輔臣曰
國朝鑒唐宮市之患特置此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
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擾人甚矣故降
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宿臣寮聚會 先是內出欵

器一陳于邇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欝器之法試令宮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庚辰帝製後述以賜度等 丙戌遼遣使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爲宋受之于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

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遼書仍舊稱大契丹
大宋其後遼復有書亦自稱大契丹如故初知制誥韓
綜爲館伴北使欲復書如其國但稱南北朝綜謂曰自
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北使慚遂不復言其後北使來
朝廷擇館伴者時綜已卒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初
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
知邕州陳琪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仇
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納亡命數出倣衣易穀給言峒
中餓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
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中儂智忠等

攷異建中或作建侯智忠或作

志中或又作知忠皆傳聞互異予嘗見石刻平巖

將題名以儂智高爲知高蓋蠻酋無定字也

日夜

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眾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
所焚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是
日率眾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張日新邕
州都巡檢高士安欽橫州同巡檢吳香死之 五月乙
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陳琪通判王乾祐廣西都
監張立初賊圍城琪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李肅守
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旣入琪
稿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琪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
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

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琪曰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琪對嘗奏不報索奏章不獲遂扶琪出琪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屈逾月得其尸如生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琪琪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及智高破橫山寨宗旦卽載其親詣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智高旣得邕州卽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啟歷赦境內師宓以下皆

稱中國官名

致異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宋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詣桂州李

燾曰五月一日邕州破宗旦被殺後八日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隆平集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

誤今改之

丙午以太常丞致仕導江代淵爲祠部員

外郎淵事親孝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以爲卽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至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 庚戌詔國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爲之時侍御史梁蒨言近日薦楊忱爲學官忱年少輕肆不可

用故降是詔忱借之子也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丙辰

入貴州

攷異長編作費州案宋史地理志廣南西路無費州蓋轉寫之誤今改正

庚申入龔

州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封州曹覲死之時嶺

南州縣無備守將多棄城走封州士卒才百人又無城

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

已敢言避賊者斬賊至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擗

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以女妻汝覲詈曰人臣惟

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賊猶惜不殺徒置舟中

覲不食者兩日撲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

聞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不絕

壬戌儂智高入康州知州趙師旦監押馬貴死之師旦
積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
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邪乃大
索得謀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
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募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印
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
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
會貴不能會師旦獨飽如平時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
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眾皆曰願爲國家死
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

兵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智高怒并貴害之癸亥入端州

知州丁寶臣棄城走

發異六一居士集王臨川集撰丁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有所

斬捕卒不勝乃去蓋止
據其家狀也今從長編

甲子知潁州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范仲淹行至徐州而卒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

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每感

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

淹勸之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

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

人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逆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爲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艱遑不患遑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及卒贈兵部尙書謚文正又遣使就問其家旣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爲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江都仲簡以爲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

不爲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闈者求先
入踐死者甚眾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命知韶州

攷異宋史

作知桂林陳曙領兵討儂智高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
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
諸路聞之其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六月乙

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爲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
郎直史館楊敞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
靖及敞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緝農兵完葺
保障其爲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敞素習蠻事故
有是命尋改靖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敞被召至都

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帝賜以所服御巾入對便殿卽
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甲申徙知廣州仲
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
之深也 詔諸州軍里正押司錄事已代而令輸錢免
役者以違制論先是王逵爲荆湖南路轉運使率民輸
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朝廷降詔獎諭由是
諸路盡爲措克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
約之 丁亥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爲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王姓者數人而閭閻婦
女小兒皆號德用爲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

壽預班廷中。遼使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夏
付以方鎮。以彰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爲樞密副使。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恐四
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御史韓贄亦以爲言，皆不聽。青
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
以功，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面涅耳。願留此以勸
軍中，不敢奉詔。壬辰，以祕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爲主
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己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
轉運判官各一員。庚子，以知宿州朱壽隆提點廣南西
路刑獄。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完城、貴州守者，虐用其人。

人不堪命壽隆馳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爲立生祠壽隆台符子也 秋七月乙巳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糧 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畋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眾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帝從其言故有是命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

被圍謂其眾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
往救非義也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于提點刑
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爲賊謀主
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問之喪氣時郡民皆旁緣爲盜
緘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誑誤使復故業者凡
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
攻南城番禺令新喻蕭注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彊壯
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
船烟焰燭天大破之卽日發縣門諸路援兵及民戶牛
酒芻糧相繼入城而轉運使成都王罕亦自外募民兵

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
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
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死虔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王懿
連州巡檢張宿合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
鄧冕皆歿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
邊渡邨扼賊歸路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
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爾曹勉之于是
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
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于路田
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達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州巡

檢馮岳西路捉賊王興甚用和皆歿

攷異李善云實錄稱借歿于路田本

紀亦云案本傳及智高傳則太平場也實錄本紀竝誤今改之

考功議上故司空致

仕張齊賢諡曰文定右僕射陳堯叟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甫諡曰康節贈吏部尚書溫仲舒諡曰恭肅贈戶部尚書錢若水諡曰宣靖贈刑部尚書宋湜諡曰恭質右屯衛上將軍王嗣宗諡曰景莊威塞節度使馮守信諡曰勤威自齊賢而下皆祖宗舊臣也已葬而未諡至是其家始請之 八月丁丑以監新淦縣稅邱濬簽署滁州判官事濬坐作詩刺譏時事謫官久之至是淮南安撫陳旭湖北提點刑獄祖無擇表薦之帝曰濬

無雅行惟以口舌動人今旭等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
臣言濬所坐已夏赦宐使自新故內徙之 楊敞既趨
廣南又奏請削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
法官已卯詔諭敞曰智高乘颺銳竊發二廣之民日俟
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以殲賊爲期臨機趨變安用中覆
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
檢法官此豈應速計耶賊或順風下海掠瓊管及海壩
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
以日月淹滯可也 乙酉降廣南東路轉運使王罕官
監信州酒稅初罕往潮州議鹽事聞儂智高圍廣州卽

領兵還入城爲守禦備城得不陷者早有力焉而朝廷
未知也提點刑獄鮑軻自英州挈其孥欲過嶺北至雄
州知州蕭勃留之乃具奏召早至雄州計事早輒不至
諫官李兌遂劾早怯懦避賊端居廣州朝廷亦以早奏
不時達故及于責 丙戌贈張忠爲威德節度使錄其
父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
丁亥以蕭注爲禮賓副使仍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
子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尚書知汝州
吳育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御史臺以育同稱疾
求居散地故也留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

訟久不決者多詣育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恐
奉行 郟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
災詣副都署王興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
無在者于是聚謀爲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向遣親吏論
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乃
武帥不知變之故耳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貨汝
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眾徑入拜庭下泣謝
境內以安向顏之孫也 辛卯改知秦州孫沔爲湖南
江西路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致墨宋史作全斌今從長編副之
沔初入見帝以秦州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

煩聖慮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希論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厯籍因奏遣沔行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兵連爲賊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謂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乃欲示鎮靜邪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以知英州祕書丞蘇緘爲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

遽至不及清野故賊得肆略後緘知賊將走分兵扼其
歸路布槎木巨石凡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乃繞出數
舍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甚眾緘
盡得賊所略去物

